

胷當靈境之良宴今謬罇俎之田容擊簫鼓兮  
撞歌鍾吳謳越舞兮歡未極遽軍城曉鼓之夔  
夔願保上善之柔德何行樂之地兮難相逢歌  
終雲郡城樓早鼓絕洞庭山寺晨鍾鳴而飄風  
勃興玄雲四起波間車馬音猶合咿頃之無所  
覩曙色既分巨龜復延首於中流傾眄琛而去

東陽夜怪錄

唐 王洙

撰

前進士王洙字學源其先本琅琊人元和十三  
年春擢第嘗居鄒魯間名山習業洙自云前四  
年時因隨籍入貢暮次滎陽逆旅值彭城客秀  
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得就舉言旋故里偶洙  
因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本語及人間目  
覩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及元和八年也  
翌日到渭南縣方屬陰曠不知時之早晚縣宰



黎謂留飲數巡自虛恃所乘壯乃命僮僕輜重  
悉令先於赤水店俟宿聊踟蹰焉東出縣郭門  
則陰風刮地飛雪霽天行未數里迨將昏黑自  
虛僮僕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絕無可問  
程至是不知所留矣路出東陽驛南尋赤水谷  
口道去驛不三四里有下塢林月光依微畧辨  
佛廟自虛啓扉投身突入雪勢愈甚自虛竊意  
佛宇之北有住僧將求委馬則策馬入其後纔  
認北橫數間空屋寂然無燈燭久之傾聽微似

有人喘息聲遽繫馬於西面柱連問院主和尚  
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老病僧智高在此適  
僮僕已使出村教化無得以致火燭雪若是復  
當深夜客何爲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隣何以取  
濟今夕既不惡其病穢且此相就則免暴露兼  
輟所藉芻藁分用委質可矣自虛他計既窮聞  
此內亦甚喜乃問高公生緣何鄉何故棲此又  
俗姓云何既接恩容還要審其出處曰貧道俗  
姓安以本身肉生在磧西本因捨力隨緣來詣



中國到此未幾房院踈蕪秀才卒降無以供待  
不垂見怪爲幸自虛如此問荅頗忘前倦乃謂  
高公曰方知探寶化城如來非妄立喻今高公  
是我導師矣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  
教俄則杳杳然若數人聯步而至者遂聞大極  
好雪師丈在否高公未應間聞一人云曹長先  
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聞人曰路甚寬曹長  
不合苦讓偕行可也自虛竊謂人多私心益壯  
有頃卽似悉造座隅矣內一人謂曰師丈此有

宿客乎高公對曰適有客來詣宿耳自虛昏昏  
莫能審其形質唯最前一人俯簷映雪彷彿若  
見著皐裘者背及肋有搭白補處其人先發問  
自虛云客何故螭螭丘主反然犯雪昏夜止此自

虛則具以實告其人因請自虛姓名對曰進士  
成自虛自虛亦從而語曰暗中不可悉揖清揚  
他日無以爲子孫之舊請各稱其官及名氏便  
聞一人云前河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曹參  
軍盧倚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朶中



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銳金姓奚此  
時則似周坐矣初因成公應舉倚馬旁及論文  
倚馬曰某兒童時即聞人詠師丈聚雪爲山詩  
今猶記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師丈有之乎高  
公曰其詞謂何試言之倚馬曰所記云誰家掃  
雪滿庭前萬壑千峰在一拳吾心不覺侵衣冷  
曾向此中居幾年自虛茫然如失口呿眸眙屹  
所不測高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見小  
兒聚雪屹有峰巒之狀西望故國悵然因作是  
詩曹長大聰明憑何記得貧道舊時惡句不因  
曹長誠念在口實亦遺忘倚馬曰師丈騁逸步  
於遐荒脫塵機機當爲羈於維繫巍巍道德可爲首  
出儕流如小子之徒望塵奔走曷敢窺其高遠  
哉倚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頑鈍闕下桂玉  
煎迫不堪旦夕羈旅雖勤勞夙夜料入况微負  
荷非輕常懼刑責近蒙本院轉一虛銜謂空驅作替驢  
意在苦求脫免昨晚出長樂坡下宿自悲塵中  
勞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侶成兩篇



惡詩對諸作者輒欲口占去就未敢自虛曰今  
夕何夕得聞佳句倚馬又謙曰不揆荒淺况師  
丈文宗在此敢呈醜拙邪自虛苦請曰願聞願  
聞倚馬因朗吟其詩曰長安城東洛陽道車輪  
不息塵浩浩爭利貪前競著鞭相逢盡是塵中  
老其一日晚長川不計程離羣獨步不能鳴賴  
有青青河畔草春來猶得慰羈情合座咸曰大  
高作倚馬謙曰拙惡拙惡中正謂高公曰比聞  
朔漠之士吟朝師丈佳句絕多今此是潁川况  
側聆盧曹長所念開洗昏鄙意爽神清新製的  
多蒲座渴咏豈不能見示兩三首以沃羣矚高  
公請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何謝色  
園雅論高談抑一時之盛事今去市肆苦遠夜  
艾興餘杯觴固不可求炮炙無由而致賓主禮  
闕慙慙空多吾輩方以觀心朶頤謂斲草之性  
與師丈同  
而諸公通宵無以充腹赧然何補高公曰吾聞  
佳話可以忘於饑渴祇如八郎方濟生人動循  
軌轍攻城犒士爲已所長但以十二因緣蓄從



觸起茫茫若海煩惱隨生何地而可見菩提提當

作何門而得離火宅亦用車中正對曰以愚所譏之

謂覆轍相尋輪迴惡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引

領脩行義歸於此高公大笑乃曰釋氏尚其清

淨道成則為正覺覺當覺則佛也如八郎向來

之談深得之矣倚馬大笑自虛又曰適來朱將

軍再三有請和尚新製在小生下情實願觀寶

和尚豈以自虛遠客非我法中而見鄙之乎且

和尚器識非凡岸谷深峻必當格韻才思貫絕

一時妍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秘咳唾之餘思

不吟一兩篇以聞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

情事則難於固違况老僧殘疾衰羸習讀久廢

章句之道本非所長却是朱八無端挑挾吾短

然於病中偶有兩篇自述匠石能聽之乎曰願

聞其詩曰擁褐藏名無定蹤流沙千里度衰容

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便老雙峰為有濶浮

珍重因遠離西國赴咸秦自從無力休行道且

作頭陀不繫身又聞蒲座稱好聲移時不定去



文忽於座內云昔王子猷訪戴安道於山陰雪  
夜皓然及門而返遂傳何必見戴之論當時皆  
重逸興今成君可謂以文會友下視袁安蔣詡  
吾少年時頗負雋氣性好鷹鷂曾於此時畋遊  
馳騁吾故林在長安之巽維御宿川之東峙此處  
地名苟家嘴也詠雪有獻曹州房一篇不覺詩狂所攻  
輒汚泥高鑿耳因吟詩曰愛此飄飄六出公輕  
瓊洽絮舞長空當時正逐秦丞相騰躑川原喜  
北風獻詩訖曹州房頗甚賞僕此詩因難僕云

呼雪爲公得無檢束乎余遂徵古人尚有呼竹  
爲君後賢以爲名論用以證之曹州房結舌莫  
知所對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烏大嘗謂吾曰  
難得臭味同斯言不妄今涉彼遠官參東州軍

事

義見今古注

相去數千苗十

以五五之數故第十

氣候啞吒

憑恃群親索人承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銳  
金曰安敢當不見苗生幾日曰涉旬矣然則苗  
子何在去文曰亦應非遠知吾輩會於此計合  
解來居無幾苗生遽至去文僞爲喜意拊背曰



適我願兮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自虛先  
稱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賓主相諭之詞頗甚  
稠沓銳金居其側曰此時則苦吟之矣諸公皆  
在老奚詩病又發如何如何自虛曰向者承奚  
生眷與之分非淺何爲尚吝瑰寶大失所望銳  
金退而逡巡曰敢不貽廣席一喙耳輒念三篇  
近詩云舞鏡爭鸞綵臨場定鶻拳正思仙仗日  
翹首御樓前養閑形如木迎春質似泥信如風  
雨在何憚跡卑棲爲脫田文難常懷紀消恩欲  
知踈野態霜曉叫荒村銳金吟訖暗中亦大聞  
稱賞聲高公曰諸賢勿以武士見待朱將軍此  
公甚精名理又善屬文而乃猶無所言皮底臧  
否吾輩抑將不可况成君遠客一夕之聚空門  
所謂多生有緣宿鳥同樹者也得不因此留異  
時之談端哉中正起曰師丈此言乃與中正樹  
荆棘耳苟衆情疑阻敢不唯命是聽然盧探手  
作事自貽伊戚如何高公曰請諸賢靜聽中正  
詩曰亂魯負虛名遊秦感甯生候驚丞相喘用



識膏盧鳴黍稷滋農興軒車乏道情近來筋力  
追一志在歸耕高公歎曰朱八文華若此未離  
散秩引駕者又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馬曰扶風  
二兄偶有所繫意屬自虛所乘吾家龜茲蒼文斃甚樂  
喧厭靜好事揮霍興在結束勇於前驅謂般輕負首隊  
頭此會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謂介立曰胃家兄  
弟居處匪遙莫往莫來安用尚志詩云朋友攸  
攝而使尚有遐心必須折簡見招鄙意頗成其  
美介立曰某本欲訪胃大去方以論文興酣不

覺遲遲耳敬君命予今且請諸公不起介立略  
到胃家即回不然便拉胃氏昆季同至可乎皆  
曰諾介立乃去無何去文於眾前竊是非介立  
曰蠢茲爲人甚有瓜距頗聞潔廉善主倉庫其  
如蜡姑之醜難以掩於物論何殊不知介立與  
胃氏相攜而來及門瞥聞其說介立攘袂大怒  
曰天生苗介立聞伯比之胃下得姓於楚遠祖  
焚皇茹分二十族祀典配享至于禮經謂郊持牲八蜡  
迎虎奈何一敬去文盤瓠之餘長細無別非人  
迎猫



倫所齒只合馴狎稚子罔守酒旗謫伺妖狐竊  
脂媚竈安敢言人之長短我若不呈薄藝敬子  
謂我咸秩無文使諸人異目視我今對師丈念  
一篇惡詩且看如何詩曰爲慙食肉主恩深日  
晏蟠蜿卧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  
吾心自虛頗甚佳歎去文曰卿不詳本末厚加  
矯誣我實春秋向戌之後卿以爲我盤瓠衷如  
辰陽此房於吾殊所垂濶中正深以兩家獻酬  
未絕爲病乃曰吾願作宜僚以釋二忿可乎昔

我逢丑父實與向家焚皇春秋時屢同盟會今  
座上有名客二子何乃互毀祖宗語中忽有綻  
露是取笑於成公齒冷也且盡吟詠因請息喧  
於是介立即引胃氏昆仲與自虛相見初襜襜  
然若白色二人來前長曰胃藏瓠次曰藏立自  
虛亦稱姓名介立乃於廣衆延譽胃氏昆弟潛  
蹤草野行著及于名族上參列宿親密內達肝  
膽况秦之八水實貫天府故林二十族多是咸  
京聞弟新有題舊業詩時稱甚美如何得聞乎



藏瓠對曰小子謬廁賓筵作者雲集欲出口吻  
先增慙怍今不得已塵汗諸賢耳目詩曰鳥鼠  
是家川周王昔獵賢一從離子郊鼠兔皆變  
爲蝟也應  
見海桑田介立稱好弟他日必負重名公道若  
存斯文不朽藏瓠歛躬謝曰藏瓠幽螫所宜幸  
陪羣彥兄揄揚太過小子繆當重言若負芒刺  
座客皆笑時自虛方傳諸客佳什不暇自念已  
文但曰諸公清才綺靡皆是目牛游刃中正將  
謂有譏潛然遁去高公求之不得曰朱八不告

而退何也倚馬對曰朱八世與炮氏爲讐惡聞  
發礪之說而去耳自虛謝不敏此時去文獨與  
自虛論詰語自虛曰凡人行藏卷舒君子尚其  
達節搖尾求食猛虎所以見機或爲知己吠鳴  
不可以主人無德而廢斯義也去文不才亦有  
兩篇言志奉呈詩曰事君同樂義同憂那校糟  
糠滿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兔終當逐鹿出林丘  
少年嘗負饑鷹用內願曾無寵鶴心秋草歐除  
思去宇平原毛血興從禽自虛賞激無限全忘



一夕之苦方欲自誇舊制忽聞遠寺撞鐘則比  
膊錮然聲盡矣注日略無所覩但覺風雪透窓  
臊穢撲鼻雖宰諷如有動者而厲聲呼問絕無  
由答自虛心神恍惚未敢遽前捫攬退尋所繫  
之馬宛在屋之西隅鞍韉被雪馬則齧草而立  
遲疑間曉色已將辨物矣乃於屋壁之北有橐  
馳一貼腹跪足僂耳齧口自虛覺夜來之異得  
以遍求之室外北軒下俄又見一瘁瘠烏驢連  
脊有磨破三處白毛茁然將滿舉視屋之北拱  
微若振迅有物乃見一老鷄蹲馬前及設像佛  
宇塌座之北東西有隙地數十步牖下皆有彩  
畫處土人曾以麥麩之長者積于其間見一大  
駁貓兒眠于上咫尺內有盛餉田漿破瓠一次  
有牧童所棄破笠一自虛因蹴之果獲二刺蝟  
蠕然而動自虛周求四顧悄未有人又不勝一  
夕之凍乏乃攬轡振雪上馬而去週出村之北  
道左經柴欄舊圃覩一牛踏雪齧草次此不百  
餘步闔村悉輦糞於此蘊崇自虛過其下群水



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齊裸其狀甚異脾脫自虛  
自虛驅馬久之值一叟闢荆扉晨興開徑雪自  
虛駐馬訊焉對曰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郎  
君昨宵何止行李間有似迷途者自虛語及夜  
來之見叟倚篲驚訝曰極差極差昨晚天氣風  
雪莊家先有一病橐駝慮其爲所斃遂覆之佛  
宇之北念佛社屋下有數日前河陰官脚過有  
乏驢一頭不任前去某哀其殘命未捨以斛粟  
易留之亦不羈絆彼欄中瘠牛皆莊家所畜適  
聞此說不知何緣如此放怪自虛曰昨夜已失  
鞍馱今凍餒且甚事有不可卒話者大略如斯  
難於悉述遂策馬奔去至赤水店見僮僕方訝  
其主之相失始忙於求訪自虛慨然如喪魂者  
數日



白猿傳

唐 江摠 撰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藺欽南征至桂林破李  
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  
深入險阻紇妻織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  
挈麗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  
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  
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再夕陰  
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